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桑英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記一

居室

櫟軒記　趙汸

鄭之恒僑居黟水之南烏聊之北題其隙宇曰櫟軒其言曰櫟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聞之莊生云居無何大夫士為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者甚

衆言人人殊鄭之恒不懌以其間日之黎陽山中見支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櫟名軒而人鮮能喻吾志者言之輒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世之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子獨以無用全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雖然生之有壽夭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楩柟豫章閱千百年未有過而問者道旁之樗櫟未拱把而伐於斧斤其所託者不同也夫櫟之不材猶樗也櫟以社而存猶樗之以神也

然社有變置而舉或廢之則樗與櫟豈能自全邪謂不材之木獨能終其天年非莊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軒爲累不若不材者之無用也故爲是不得已之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時而不免也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然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未免乎累也則夫可以害生者豈惟材哉邦君之於國也聖哲之於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魯侯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使仲尼辭交遊去弟子而逃於大澤其憂患乎一世者豈

有涯哉嗟夫亂世多害智愚賢不肖俱困而莫知除其憂此夫人所深悲而非為一已之私也子之以不材自處豈其意耶曰然則莊氏昔所謂者非耶支離無謂曰莊子固嘗言之矣其所保者與衆異也且子亦嘗聞所謂物之初者乎游於物之初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者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蘧廬也古今一息也死生旦夜也虎兕無所措其爪角兵戈無所容其刃無傷于物而物亦莫能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哉雖然

為櫟有道即予之居行予之志使董梧無所用其助而舍者爭席則材與不材皆不足為予累矣又何恤乎人之言鄭之恒矍然而起釋然而悟曰善哉進於道矣雖然吾於櫟有取焉請書是說於軒中以為記

華川書舍記　趙汸

婺州義烏縣有澤曰華川王君子充書舍在其上同門友宋君景濓歷叙上世以來為文者之失得而卒歸於聖人以為記辯博精詣殆不可加矣適者汸與子充相

見於錢塘子充又俾汸申其說既不得終辭則以復曰聖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帝王制作大備其載諸方册以垂軌當世者謂之經若韓宣子適魯所見其類矣詩采諸民間策書辭命職在史氏未嘗使學者執筆習為之也吾夫子順先王詩書六藝以設教而學文之訓門人識之亦曰考觀聖賢成法以盡其職分所當為者而已蓋自一身以達天下彌綸益著而非外求由小學以底大成品節愈嚴而無二本成德達材

之衆率由於斯而徒以文學稱者非聖人意也是故夫子嘗刪詩定書贊易修春秋以為萬世明法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從周則豈以言出於口者謂之文哉戰國爭彊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興而異端起矣自玆以來吏治不足繼以武功而為國者始思息民以黃老經義未明流為箋疏而反身者唯知洗心於釋梵由是馬班崔蔡之倫以文名家凌厲縱橫浩不可遏而先王經世之術微矣賈誼董仲舒掇拾於殘闕而莫之行諸葛孔

明范希文鞠躬盡力而未足以有明也舂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所相傳授者始煥然於時關中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精思以致道修辭而斷事以一鄉而準天下考三代以示方來卓哉學者之楷模矣迨新安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而浙河以東若吕薛二鄭氏取周公舊章離析錯綜如示諸掌學者於斯得窺見聖人制作之盛焉然當是時陸子静氏起於臨川以其得於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諸君子

之志荒矣薛鄭會歸於朱子而呂氏則無間然陳君舉薛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於陸氏此又論先哲於鄉土者所宜慎思而明辯也況夫有志於斯文者乎子充早受業於同郡學士黃公黃公之見於文章者岳靜淵澄不大聲色固非欲以言語文字名世而子充明經潔行卓越不羣因鄉先生精神念慮所存以端述作之本原極古人之能事必有徵矣則雖俯仰一室而所以系吾徒之望者何可量哉浙東多文獻故家他邦莫及昔予

甞欲往遊而未能異時考德會文之樂含華川奚適乎

共學齋記　趙汸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反諸身以為學者千百年來大略三變以復于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汙濁之世不忍自同於凡民而又患夫資之不足也於是乃有佩韋弦以矯偏運甓枕圓以警惰晝有所為夜必焚香質於神明念慮善惡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觀其消長益動心忍性不如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

也亦明矣於是有君子者出主忠孝以飭其躬以匹夫而主師道使在三之義赫然白於天下後有作者不敢忘焉其視專一善名一行則又逺矣於是又有君子者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已者本經訓以淑斯人使先傳後倦之教下學上達之旨復明於世盖秦漢以來學術多矣至是始歸於大中可謂罔極之恩矣自其教行髙明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善學者乃復因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已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

則君子之學夫豈易言也哉汸學於古人而未之能進竊懼夫氣昏力薄不足以底于成迺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學與同志者居而勉焉噫人固與庶物竝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熾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别矧學不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芒忽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憤悱堅制髙邁卓絶以自拔於凡行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崇禮卑智崇效天禮卑法地聖賢之言無二致也羣居終日而義有不出於此

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為共學齋記

見山樓記 宋濂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為福祈諸峯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為陰阜為連坡為平林一奮一止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遥岑隱現青雲之端宛類娥眉向羣山相嫵媚為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肆浩渺環浸乎三

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揷起湖濵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巖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絶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為非髙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搆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鼎俎既備殽核維旅壺觴更酬吟篇疊咏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清空澄中素直欲勝鸞翳鳳招偓佺韓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

拔者為何如也仟來俾濂記之夫自辛夘兵興閭廬所
在往往蕩為灰燼狐狸晝舞鬼燐宵發悲風翛然襲人
君子每為之永慨自非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
齒戴髪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
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觀眺之際亦曰帝力
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
閣於臨川而荆國王文公為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兵
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娱

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修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熙之治將見覃及於海内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歟雖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濂之學識繆悠立言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為之庶幾樓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為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羣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沖澹之趣

濂蓋聞之丹厓先生云

栖雲室記 宋濂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峰卒而廬亦頹壞中峯之孫用菴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峰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禦燥濕閱寒暑屹

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其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奚為而久棲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為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凝於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

道也斯道也何間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
廬異於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安
往而不在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
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燠館敷金碧而炫丹瑶極人力
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
馬陳於庭而狐兎已遊於寢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
棲雲之室絜量大小何啻岡阜之於沙塵今彼皆不復
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

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為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皆中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徒苟有志於道孰不可為中峯哉尚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

水出焉山四面峭辟拔起巖㟧皆蒼石岸外而白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黄蘗苦楝側柏之木黄連苦杕亭歷苦參鉤夭之草地黄游冬葴芑之菜櫧櫟皁斗之實楛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黄杜初食頗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所產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

其源沸沸汩汩澌潒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空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啟閒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

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甞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隷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藉柔覆温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隷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

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胆興吾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滄江書舍記　王禕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江濵為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桊唐比部方公勛之别業而宋名臣方公愨之故居君問來屬予為文記其舍辟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

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録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歴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敷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朏語之並興其為說不同為教亦異而其為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

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厄於秦訓詁于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為仁果敢為義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依違以為中鈍魯以為誠玄虛以為太極冥漠以為鬼神或至以佞為忠以詐為信以察為智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

捷給以為才譎詭以為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道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叅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為二或以禘祫為一焉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為一廟而八名焉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兆廟室雜踵漢誤以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

在而後世所取法也然其為說之弊乃至於是葢千數百年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為已任以先王之制為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粲然方冊間矣然及于今學者顧遂因儒

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茍簡承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為莫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為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為書人自為人而學為空言矣嗚呼此其為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盍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後知人之貴果可以為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所學不徒為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顧學焉比

與君定交錢唐辱遣其子膺從予遊會予亟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於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為記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居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麁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閲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為我記之予

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瑀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内哉往于田入于市處于户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舉夫羣聖

賢修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僻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弟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伥伥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仰高樓記

朱善

洪武己未正月善自遼東歸南昌秀士羅德厚館于書樓之上開牕而望之西山屹然于其前其卓絶若中軍大將部伍旗幟整齊嚴肅而不可犯也其靚潔若普陀觀音冠帶瓔珞尊嚴端正而不可狎也其飛動則矯然龍驤翩然鳳翥雄健俊快而不可羈也其變化則霞飛雲歛陽舒陰慘一日之間倏忽晦明而不可測也德厚曰自吾創是樓也旦而笑語焉夕而寢處焉閒居而宴

息賔至而觴詠焉無往而不於斯固將托是以終吾身而奚外物之足慕哉請子命之名而遂為之記庶將賴以不朽予曰諾吾將有以成子之志按圖誌是山之高與廬阜等而諸峯競秀環三百餘里其巖洞之幽深良石之清美竹箭之茂密草木之靈異琳宫梵宇之相望良田名圃之相屬所蓄之富足以衣被城中十萬之衆其利澤之所及者遠矣抑吾因是有感焉是山之大能與廬阜同其高則斯人之居是邦者獨無與是山同其

悠久者乎稽之古人忠節如梅子真高風如徐孺子孝友如黄太史固皆足以敦薄立懦若乃華然道德之光粹然言行之懿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靡不師法而宗仰之者其惟濂谿周子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之可仰也以喻盛德之可懷也景行之可行也以喻大道之可由也夫以是邦城池之壯麗第宅之雄偉人物之富庶挹清光而分爽氣者豈特兹樓為勝而連山疊嶂延屬三百餘里又豈兹樓所能獨專也惟能

知盛德之可懷知大道之可由則專茲山之勝者其必在斯人矣吾子其不可務乎德厚曰然其雖不敏請終身服膺焉遂名斯樓曰仰高而為記以遺之

樗舍記　謝肅

上虞管起遠氏之避地于北山也山有大樗因作舍以蔭于其下而名之曰樗菴自比焉且屬予記之時予有四方之游不果為及歸則樗舍者已徙構城中餘十年矣而其名不易則又謂予曰曩屬予記吾樗舍不意文

之久不出也何故余復之曰起遠固美才而有用者也樗固散材而無用者也以無用之散材比有用之美才余何言以記哉乃愕然曰予以吾為有用之才則誠不知我矣獨不見夫元之季世乎朝綱解紐中原板蕩羣雄並爭以為敵國故中外急於用才而無所擇凡其才之可以宰一邑者或守一郡才之可以守一郡者或鎮藩維或以將帥之才而屈伏行伍或以經綸之才而湮沒簿書或位都卿相爵列王侯而非匡濟之才雖才有

小大用不適宜固未為不見用也及皇明聿興天戈一麾四海讋慄向之所謂才者莫不低頭束手以就戮辱焉唯吾幸免豈不以其才之無用也耶天下已定上乃更張治化深懲前代之失合羣才而聚于京師親為簡拔以用之有朝食韲鹽而莫調鼎鼐者矣有莫居逆旅而朝上巖廊者矣茲非有用之才乎然左丞薦擢而右賜徒流右懷章綬而左伏鈇鉞者亦云夥矣是豈宸衷之不愛才也哉亦其才不勝任而冒焉者之故也以吾

才無用而獲免又何其幸歟此吾所以廿比於樗焉夫樗無用之散材故匠石不加斤斧得以全乎其天而莊生嘗述其言以為求無所可用而為余大用者也子但以是而記之何謂無言乎余又復之曰嘻有是哉夫求無所可用者莊生所以忘天下也為余大用者莊生所以自私也自私而忘天下豈聖賢之所安乎然吾知起遠讀聖賢書而志將有為者也道出處言必稱伊呂道問學言必稱孔孟伊呂孔孟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故

伊尹之未見用也耕於有莘固耕者耳而能樂夫堯舜之道及既見用也則相其君而覺斯民惟吕望亦然方其未見用也釣於渭濵固漁者耳而能謹夫丹書之戒及既見用也則尊主而庇民是伊吕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孔子謂如有用我吾為東周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欲見諸行事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孟子謂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雖不得位然其談王道道性善論養氣所以立言垂訓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

且夫天者降聖賢以其才非但使其自足於已而已必將欲其大有為於天下以濟乎斯人也而莊生之才既不足以濟斯人又不肯下於聖賢乃託樗焉以肆其荒唐之說欲高出於天地萬物之表其亦不知視乎聖賢也而益卑矣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蓋以喻夫君子所守處亂世而後可見然非周于德者不能焉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斧斤伐之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蓋以喻夫人之良心乃固有耳若

然則吾聞孔子嘗取松柏以喻君子之周于德者矣未聞有取於樗也吾聞孟子嘗取美木以喻人之良心者矣未聞有取於散材也今起遠亦養其良心而周于德則用世之才全於我矣又何必自比於無用之樗樗乎樗乎其莊生之徒歟起遠有志於聖賢者也第以末之見用若無用然乃强名其舍曰樗耳夫豈其情也哉於是幡然喜曰是足以記吾樗舍矣敢不自勉遂為書之

崖廬記

趙撝謙

李隆平氏遯迹四明山谷中因崖為廬而居洪武十年春正月庚辰之夕夢異人皓首龎眉岸幘曳杖而造其廬謂隆平曰人生兩間或出或處或顯或晦舉命也夫其可强而至哉古昔先人有顯而居朝承順為悅者曰承明廬有於南陽卧草莱者曰草廬有洗心於道義之域而致其潔者曰精廬有棄榮味而呻吟者曰蝸廬有仙於山中者後以其地稱廬山今而因崖為廬曷不亦名之謂崖廬寤而異之興坐待旦發策而筮遇遯之漸

其辭曰好遯君子吉隆平喜納策於櫝遂題其居曰崖廬間來謂予而徵記余曰子以實而名其廬既善矣或符諸夢是又善也卜而吉善孰大焉斯干詩曰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周書曰夢協卜子其有矣且遯之為卦也貞艮悔乾為天下有山之象互變為坎為山中有厓之象艮為門闕坎為隱伏為有廬可遯之象所居符夢所夢符卜所卜又符乎所居吉又何加焉夫所謂承明廬者隆平不欲之矣所謂草

廬精廬者不可尚已隆平倘能養心寡慾居觀乾天之象優游艮山之趣則所謂廬山蝸廬者不得專美於前矣是為序記

稽古齋記　趙撝謙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史不闕文於理未甚損也聖人歎之者蓋歎古道之漸廢也然古道之廢于今者豈獨史哉禮樂射御之習舉掃蕩之所存者惟書耳書又皆上乎點畫波折之間務奇巧逞姿媚以

夸乎人至於六義則茫乎其未聞知也吾嘗謂書所以載道者也夫欲知道必先窮理苟欲窮理必由識書欲識書則當研究乎六義此古者包犧氏之教然也嗚呼書自三代以下六義不明也久矣雖漢許慎之博著說文于義止得象形諧聲二類而已指事會意間得一二假借轉注則未之取也鄭夾漈研精竭慮拳拳乎此著述雖多然又不過為慎之駕說也觀其假借頗明則轉注昧矣若徐鍇戴同輩識見平庸循跡蹈轍雖取重於世

較於超然特起者則劣也如沈約韻書野王玉篇世家藏人用究其不失於鱗次者鮮矣子母相生音韻相諧造化之自然也而野王或以子為母者有之沈約則聲音混然一塗去取之際雖諸公之用心猶有所失他何議焉余近在山中博古之暇作書曰本義定三百三十字為字母八百七十為字子以象形為首原文字之本也次二曰指事加乎象形者也次三曰會意次四曰諧聲合夫象形指事者也次五曰假借次六曰轉注托夫

四者之中者也博考衆氏明辨正俗祛妄戫惑斷以區區之見雖未敢自躋于古人其於君子翫考之際竊謂少有助焉夫世之知者亦鮮矣求同志而相與講明之則未之見也及來鍾離聞汀之吳君以莊慨然有志于古以稽古名齋未暇往見而鳳陽郡祭酒吳先生且俾余為以莊言之余謂古莫先於書而書莫先於六義而以莊稽古之際豈有過於是哉余故因吳先生之請遂發之也若夫所不可言者今固不能盡言也他日握手

相遇與吴君談窔戲一畫未判之前則庶乎其有所進

視今日所發直筌蹄耳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七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記二

居室

正學齋記 王紳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純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閒嘗聘置左右以訊洛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

方大肆力於緝熈之學曰以誠意正心躬修體驗為務與公論辨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王愈加歛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予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明於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紛爭人尚詭異各以智能自立門戸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為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横韓非申不害

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立言者動以百計其為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如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為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如聖賢之道遂若岐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為何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邪説挽頽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

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為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河洛之懷得理奧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羣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道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澂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

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反有過之則夫淩高馮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為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溯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也志識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為役竊幸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智念之萬一苟以為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為御焉

練溪閒居記　朱同

中菴余公信卿承世胄之貴秉鈞要之權亦既有年洪武六年以老得請奉旨居新安新安練溪大源即楊之水也出績溪縣大尖山澎湃湍激曲折東流繞郡城西會四水南流以入新安江郡城之立跨山依水以為固公之居在城之西偏南面水陰之山曰陽城唐方外許宣平隱所也遠望喬松數本在山巔之凹遺址存焉重崗疊嶂枝聯秀拔踴躍後先以列乎前古寺樓觀林陰

塔影嵐光翠靄入戶侵簷不知有城郭之隔市廛之囂也公平居無事則圖書在几披吟抽繹以養性情而消永日客至則整冠對坐談今古論人物道典故鏘金戛玉足以廣見聞聳觀聽令人傾耳不倦每風日佳好則幅巾野服杖屨逍遥與二三友士俯練溪之清流登西水之梵刹探城陽故址以求方外之遺蹤陟紫陽高巔以訪考亭之餘蘊或據怪石或坐長林唱和吟嘯日暮忘返人遠而望之但見其形超興逸若寫神仙於圖畫

而其中所存之灑然者固不得而知之也僕間嘗造其居公輒接納談笑或置酒雖不自嗜飲而酬酢不厭其寛和接物類如此殆忘軒冕之貴而尚道義之髙者歟時劉時中素慕公髙風因令邑士邵具圖其閒居之趣與文士歌咏之而公又俾僕記其槩僕惟襄陽公舊鎮也峴山髙陽池昔人遊觀之勝豈特倍蓰於練溪而公獨眷戀於是者何哉葢襄陽形勢之地英雄之所必争是以南北有事則往往為名藩重鎮實扼巴蜀之門戶

控江漢之領袖而規中原之咽喉也昔闗公乗勝據有
而孟德幾欲遷避羊祜卧鼔不戰而呉人已為寒心此
豪傑之士割據覬覦之雄圖騷人墨士感今懷古之壯
觀而非端居嘉遯之所也徽之為郡介乎萬山僻在一
隅豪傑之所不屑而山秀水環泉清石潔足以清心娱
目全身避世是以黄山之嵯峨紫陽問政之宏衍多為
仙逸棲遊之地公見先斷果勇退急流在易所謂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者視功名富貴何如也然則孰使其盤

桓眷戀於斯而忘故土之勝者其必以是也夫既為記
已又從而歌之歌曰練之溪揚之水源淙淙流瀰瀰結
茅屋臨清泚泛余舟兮漁梁振余袂兮城之陽望峴首
兮慎無懐乎故鄉

志古齋記　貝瓊

志古齋者天台王蘊德氏藏修之所也蘊德嘗受詩舒
可立先生科舉廢遂一意于古文求進于先秦兩漢故
取昌黎韓文公之語自厲云鄱陽周伯温為書三大字

復求予記之乃為說曰射莫善乎羿而天下不能皆羿也工莫巧于般而天下不能皆般也唐宋諸家通習六經出入諸子亦皆志于古而恒苦其難者時既不同才復懸絶惡得强之以力哉蘇黄門曰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是氣也塞乎上下騰而為河漢旋而為風雨薄而為雷電列而為五嶽激而為海濤人得之發於文章所謂氣盛則言與之俱盛也諸家惟能善養吾氣所著不期于古而古雖有髙下輕重遂與六經諸子並

行不朽豈非一代之豪傑乎往往取其書熟讀詳玩大抵立言不在於蘄絶刻峭而平衍為可觀不在於荒唐險怪而豐腴為可樂此古人不可至也古之人不可至而有至焉亦猶射之必為羿工之必為般庶乎其不遠矣若藴德者其志如此宜將高視無前而不足于今歟雖然高臺邃宇孰與古之橧巢齊紈楚練孰與古之羽皮玉杯象筯孰與古之汙尊坏飲哀絲豪竹孰與古之土鼓奈何浮華之習崇敦朴之風壞或有語伊耆之茆

茨則陋而不合於制尚有虞之瓦器則朴而不適于時悅周文之畢服則儉而不盡乎飾奏軒轅之雲門則淡而不諧于音矧文之變而下也使班馬馳騁其間則必驚且駭矣非班馬之罪也所見者異也若奚志于古耶懼其合於古而病於時也嗚呼初予坐是蘊德復蹈而為之不以舉世非之而變斯能古矣因其請而極論之弟愧于古人者海之一螺未及盡夫道之無窮也其尚擇之

黃山書舍記 貝瓊

江陰舊爲常屬邑大江自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達于海岸江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嶄然與由里秦望秀拔天半者曰黃山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黃歇之地山繇是得名而君山則歇之墓實在焉若敔若啓若定若華向背起伏戟列屏峙皆境內之勝惟黃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去之十有五年始歸而省其先隴于黃山乃剪蓬藋藝

松柏築别墅于山之陽以居朝嵐夕紫接于窓戸江濤海雨撼乎几席此尤據其最勝處遂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宣率其弟完歲治田為事上給滫瀡之奉暇則取羣聖賢書讀之世之紛華不接于耳目也因題其居曰黄山書舍且求文以記之予惟黄山在吴越諸山不啻邾莒之於齊魯特以春申而名天下嗚呼春申亦七國之雄也方其明也說昭王出身狥主遂相楚二十五年而與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以賔客相傾至

躡珠履者三千人可謂盛矣及考烈之薨猶欲保江東之封而不聽朱英之言卒制于李園身死族赤為天下笑又何耄耶上下千歲之久黄山如故而一時之風流安在哉豈其徒知徼無望之福不知戒無望之禍也令宣智非不周也才非不優也衆方依乗風雲以取高位而退謀一丘一壑與幽人逸士之流甘于枯槁寂寞每天高氣晶覽蓆帽之飛雲延石室之秋月考槃長歌超然放神埃壒之外視淮北十二縣之利殆不足以易此

樂也使春申而知此則引身功成之後盍嘗諸君何可及哉惜予羈于世故汩汩東西南北未能相從卜居以耕學自娛為憾他日尚當放舟過宣父子於黃山舉樽酒弔古人援筆賦之未晚也姑書為記

水雲深處記　貝瓊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衍無大山惟叢篠灌木薈欝蔽虧埜亦海隅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田牧于中者雖早夜作苦足生胝脛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

熈然如太古時三呉之變兵亦不及予嘗徑竹岡絶黄浦邪迤而南由横溪至青林盤回百折如帯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璜遣介持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即璜之所居實據青林之勝且求文以記之予惟淵之深魚之適也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之所伏也魚不深則鈎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矰繳得以加之虎豹不深則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

之辟地恒苦其不深而鈎餌也矰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今青林有衆水之會可釣而游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璜之託於是亦既深而莫得蹤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大於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章綬而在於一丘一壑昧者方且奔走通都大邑急於自售以繳利刦禄為事趨死地如歸者不亦悲夫璜能果於忘世葢棄内外務日擢孤舟與海父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升

則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取鐵笛作龍吟三弄以和巴欹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髙且逺邪余將去此而從之游共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為記

蘆軒記　貝瓊

天台李廷鉉之謫頳上也日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復題之曰蘆軒客有過而詰之者則曰吾所居無嘉木異卉出門四顧際天連海悉彌亘以蘆而不可限也故以名吾室客又何怪乎客曰噫江圖紀蘆洲至樊口三十

里大抵緣沙之地宜蘆未聞頳産之饒也且河南諸郡素稱汝陰而西湖在其境内宋歐陽文忠公誠樂其勝槩即老于潁而不復時蘇黄門嘗從公游銀缸畫燭之詩至于今人能誦之則當時人物富庶甲第相望連檣巨艦與波上下者槩可想已今既刳于兵千里蕭條一蘆洲而已欲求如公擅西湖之風月惡乎而可邪嗚呼東西都之壯麗計相萬於潁也紫烟丹水奄為狐兔之區而金城五千步與連昌繡嶺之相敝虧亦墮而不存

此古今盛衰之變奚獨興嘆於頹之蘆也哉然蘆為物之微者薪之而不惜伐之而不禁使有嘉木異卉如向之可玩又孰取之表其陋乎其取之者以時之所見特此耳抑觀夫既苞既體至霜乾雨折之餘散花如雪陣紛糅交錯沙鷗落鴈莫辨其所止固有無窮秋思不翅在瀟湘洞庭間也視彼爭榮於春騰芳交蔭曾不及乎一瞬何以過吾之所謂蘆與廷鉉必有得諸心矣因以其說來告余深善客之知道遂書以為蘆軒記

尊聞齋記 劉夏

詩三百昔余攻之以遊塲屋彼時尊尚時王之制日夕孜孜訓傳是故紀録傳言者見取於有司遺傳者則見黜考官全籍是以決取舍其間雖有才優而文富學博而識高所見稍出訓傳外天下人必指目之曰是失經旨也為專門名家大謬矣以此籠絡禁制天下高材明知之士槩不出乎彼之格律一旦試中京師列於有官君子飜然棄其舊步如脫敝屣則學賦詩為文以藻飾

厥躬後進之士倘又來叩求前日射中之術必曰余忘之久矣余忘之久矣嗚呼聖人刪詩宋大儒先生傳詩豈謂科舉之敝其叛去至於如此之速也雖然此豈人之情也哉由學經之士拘於王者創法父師課試勤苦跼蹐以執業雖嘗號讀聖人之經其實無得於心心之所樂不在是也窮經之士或者樂乎其心飫焉而忘飢樂焉而忘憂可以與之共涉患難而不悔可以與之共處貧賤而不慍抱與俱處終身不厭安有叛去之理哉

余始至金陵郭士中為余設榻於其家尊聞齋要余共讀詩三百余乃為之導行前驅其法先經後傳至或執經證傳曰可粗通十許篇稍稍純熟其勢洋洋焉翼翼焉如鷙鳥乘涼風如巨魚縱廣淵卒也合三百篇天秩有序如親姻族姓三百人同堂共席左右列坐昭穆相從尊卑為位血脉灌注聯絡流通天下大法天地經緯無旁蹊無多岐驅車四達煌煌周道闢如也士中曰樂哉斯言乎余曰未也良農為士田横縱其畝鋤治七八

往返然後墳壤糜爛而植物滋生焉嗟乎讀書之道亦如此矣而況於窮經乎每夜二鼓盡余已就睡士中挑燈吟諷尚未已士中樂矣庶幾尊其所聞矣乃語士中就書此言以記尊聞齋不亦宜乎

野航記　林公輔

范子俊雲間人也厭其居之陋近遂擇材於山求匠於野作小舟廣幾丈而長加倍之中置古今聖賢圖書與夫秦漢以下鍾鼎彝器日泛漾沙洲淺渚際逢山翁野

予必呼飲於其間扣舷而歌若不可以事羈者人皆曰其遊方之外乎余自經揚子至松澤適與之遇見其神氣内藴而微充於眉目於是並舟而進揖其人曰子何居而至是乎子俊曰吾居於是以是為室以水為基以岸曲為藩墻以魚鼈為隣戚也采芹藻而煮之挹波瀾而飲之予曰異哉子之為人也且古聖人樹宮室以居其安造舟楫以濟其危安可常處危不可頻涉也天下之廣深山大野豈無措足之地可以藏子而棄安以就

危乎亦可謂不善擇矣子俊曰子知室安也吾請為子危之且所樹之室不在千家之市必在千家之村其相與隣者抑皆夷惠之徒歟抑亦非夷惠之徒歟乘之以貨通之以賄標之以是非之牆設之以有機之栫張之以冒利之帆而鼓之以勢力之槳泛於溟溟之海驚風怒濤駭觸前後百怪雜遝而進則吾之身不為所溺者幾希矣不然室雖安居乎室者何在也後之人指吾室而過焉徒見墻傾柱側鼅鼠亂走而已且吾今當風波

不興鮫鱷遠遁漫流千里水花發而獻秀清飈至而效涼月色一頃霜雪浩然目變神融尚知所謂危乎以是而觀則子所謂安者未必皆安所謂危者未必皆危也吾去子矣遂刺舟而去余歎曰此學道之士也哉吾聞得道之人常不與人近渤海之東瀛洲之上是其居也賢者遇之可飛化霄漢下者遇之亦可得久視之術若子俊其有所遇乎不然何其言之類夫道也

清風樓記

胡翰

赤松寶積觀之西廡有曰沖和道院者道士倪天申趙子安居之其先師曰竹林王君王君之師曰石泉趙君皆以詩名方外元貞初石泉與其徒嘗構閣曰松花逮今六十餘年天申子安又即松花之後為樓高三丈有奇橫濶與深皆五丈有奇工既訖事取竹林所謂清風集者因以名之而藉吳君德基屬余記焉古稱金華山一名長山袤延數十里至赤松而風氣融會丹厓翠壁環合為一澗水汩㶁並山曲折若左右顧而去晉黃初

平牧羊山中即其地也今靈跡故存觀之廬舍聯絡錯峙各擅其勝而是樓冠之吾嘗與德基登覽其上見山之諸峯高者竦而側者跂前者伏而後者赴矯若鴻驚快若猊怒拱若人立而植圭辟欲遽數之不暇晨霞夕靄晦明吐納大松數千百章柯葉彌布如車蓋它奇木異草往往非人世間物可服餌也山雨日出爽朗芬烈之氣襲人其壯修竹萬个如碧雲蒼雪歷寒暑而不變望之有太古之色不敢狎也禽鳥嚶鳴蓊蔚中鸛鶴決

起清風颯然每徐徐而來不暴不噎翏翏刁刁而草木動澗谷應雜若琴瑟笙筑引金石而考之乍鳴乍止余乃顧謂子安曰美哉風乎往來升降于兩間而浮游回薄乎四時之序可以鼓大化舉大物而卒遇之可喜可愕可悲可慨其變不窮而孰吹噓是孰槖籥是吾與子皆不得而知也臨爽塏之地處壙埌之野臺焉而觀川焉而游鼓南薫挹焉而疏瀹世之汙濁由是以快一時之懷則人得取而樂之也天下之物人得而取之故吾

取之也莫與之爭人得而樂之故吾樂之也無有不足令登子之樓俯仰山水之間披襟而坐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者恒以是也故人皆物乎物而吾獨與造物者游世言神仙好樓居將不有泠然寥廓而至者乎吾慕其人久矣不及見之而偶獲與二子相從于方之外天中愿而朴子安敏而好修皆能成其師之美者余每遇之子安輒留就飲舉大白引滿劇談大笑視其鬚髯墨如也或疑其爲神仙云

悅親堂記　胡翰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內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間請于公願輟行伍迎母以致養焉公聽之今十餘年矣將治裝歸淮南告于嬀仲子曰含山吾土也罹兵革之變吾兄弟三人者舁母避亂廣陵未幾兄弟俱歿焉罔知攸濟天不棄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是依以至于今日復值海宇混一朝廷詔凡臣庶播遷者悉歸其鄉土復故版籍吾將入籍為含山之民矣奉吾母行且有

日願先生教之則吾雖不復與諸將驅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退而沾被聖化不失孝友之稱于鄉人是亦先生之賜也嬀仲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去社稷也豈其所欲哉不得于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未有若今天下之亂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是也殊鄉無斧資濡沫以全形不為人俘係則幸矣欲保有其家孝養厥母甘旨輕煖之奉適于口體優游朝夕之間不知安土之既久而陟岵

之可悲此千不萁一也況大兵之後復覩太平之盛遄歸舊鄉終復其先世之業親戚故人相賀于閭拜母于堂舉酒為壽何啻骨而肉之以獲更生此萬不萁一也而吾于克敏見之克敏歸矣吾聞含山故龍亢縣有鼓山之勝東闗之阻風氣去中土不逺魏晋以來南北豪傑之戰爭往往皆在其地而今莫不鞠為丘墟榛莿所生鳥獸所萃霜露蒙翳四顧蒼莽欲求其故漫不可識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為榮恃之以自寄于天壤

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貴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皆天也天以是厚子而子弗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輪乎奐乎吾何美乎願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遊鈞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王增賢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記三

居室

學士亭記　方孝孺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之士而

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葢寓迹於物耳茍徇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畧為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可如何往來山水間著書以自娛時烏傷聖壽寺有千岩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輙連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攜節陟崇嶺看雲起卧石牀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為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

哉及乎真人御極區宇寧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亦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為斯寺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之南名以公官亭為公而作也海師以某從公學俾記其事某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於惠遠周元公之於常總歐陽文忠公之於居訥者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鸞名溪以青松名社

然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彊體康肩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記其事具其文傳故其事著某賤且騃何敢僭冒以汙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巾山草堂記　方孝孺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穹窿嵁峻為天下奇觀跡儗乎蓬閬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凡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于左右者必構危架迥以挹取朝

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所藴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知可用而恬静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凖而謹言慎行可

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辟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

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適意齋記 方孝孺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已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

之士以為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徜徉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禄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癃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鳥獸魚鼈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究

消而禍亂止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為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為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黄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為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旨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温人之

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修法禁不容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賔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為天下慶葢必始於此矣

全樂齋記　方孝孺

心無媿戚慕怨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姱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偽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

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為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為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静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恧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黄君資安修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况君之樂

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顔子之簞瓢曾皙之遊詠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况於君乎余試與君登浦汭之高丘而望之縈且悴者何為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峙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退倏乎其變化者誰為之宰也君請為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即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顔子曾晳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

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崇溪書舍記　方孝孺

浦江之東有地曰崇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善為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為而易知者哉非誠為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為學之道者也古之為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

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為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為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為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既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疎略純恪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卑懦疎略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

者也往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羣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為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為異今之能若是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為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為

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修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為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為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為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時敏齋記　解縉

怠荒學者之賊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

也聖人猶然也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是也弓矢機張非敏不發輪輿斲削非敏不成攫獵馳驟非敏不獲分爭辨訟非敏不勝文章政事非敏不妙不凝雖曲藝凡事猶然也矧夫學聖人者豈不然也堯兢兢舜業業臯贊贊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雖聖帝王猶然也説命曰遜志務時敏是也有如不及之心與力而或有間之怠與荒中道之畫也山蹊之塞也前功廢而徒敏也可不戒哉世之明察勇健之士一旦為功名文章之雄歆艷

其中忽焉企而赴之效之則之介然之項初心之發火
燄燄水漾漾未嘗不甚銳且敏也取卷書手閲目透若
將吞噬大聲琅然未數紙若三軍之敗卷甲荷戈顧後而
奔靡也猶脅於威而忍也竟數紙喁然心力俱困昏然
喟舍水火而息者甚多也其他肆筆點青黄當筵論禮
樂忽然雷鳴忽然電馳忽蛙然息者雖外慕猶然也矧
夫聖人之道非能有歆艶其人者哉則一飯思堯舜置
匕筯而莊蹻一觴慕孔子酒下咽而陽貨者何限也烏

在其為學哉故學在敏敏在時無道不敏無事不敏無時無處而不敏斯為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怠荒賊之哉余平生無不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就以心敏志則志成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聖人之所志洋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未能罷其力也此豈一朝夕之敏求可志哉郭君昱以時敏名其齋也固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喜與俱從事也請因是說記於辟巢如朝夕相講切也齋在居之西僅完葺仰有山俯有泉左右琴

瑟詩書畫器皆麄足玩適而已家自宋居東梅後隸吉之吉陽門系出汾陽忠武王三十六世孫云

予莊記　吴溥

予莊去城南僅十五里舟行道迂則倍之其地皆山而面流田遶四周饁餉者不出百步僻幽而靚深最宜隱者居然山卑而樵牧不輟其上常濯濯水清且寒無大魚土磽瘠不甚宜稼穡力勤而收薄富人多不欲之棄而不售者數十年矣予始得之陳氏問其所以名曰其

地宜榆晉有古榆數株今不存矣或曰勝國時有俞氏居之故名予曰安知非天之遺予者乎夫天下之物苟非其有終身望之而不可得是莊也隱者不得居富者不欲居售之數十年而卒歸于予他日菟裘之計將于是乎托焉是天之所以遺予者無疑也宜名曰予莊凡溪山泉石澗壑田野徑路橋梁臺榭悉從而予之昔者柳子厚居冉溪之傍汚以惡名曰愚溪元次山愛祁陽之水據而獨得曰浯溪易號而改稱嘵嘵焉曲為詞說

當時土著之民聞之口雖不能言安知其心不有忿且怨之者乎予之名莊意雖有在而名仍其舊居傍之民樸魯多不識字義聞之必不甚駭他日謝政而歸予知執耒耜者喜而從予耕執網罟者喜而從予漁執斧斤者喜而從予薪與夫時節伏臘祭喜宴會笑語謳歌者皆喜而惟予之從求其忿予怨予者必鮮矣是則莊之名予也不賢於愚與語乎或曰自有莊以來地未始改也而地之主屢易知而可數者數人而不知者不可以

縷數也百世之後安知斯名之不改歟予曰子何不達之甚也柳子之愚元子之浯一旦易萬古之名而猶不可改今予仍舊而名不加惡且與鄉人共之孰爲而改之哉若夫土地溪山之所有予尚不敢保而况予子孫乎人得之而人予之是莊固猶予也遂爲之記

杞鞠軒記 孫作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以延客環藝杞菊既字其楣又屬爲之文按杞與菊二類杞

即今之枸杞菊則今之甘菊菊尤多種他如馬蘭之為紫菊瞿麥之為大菊旋覆華之為愛菊俗皆以菊而雜餌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惟真菊延年效與枸杞不殊則真菊正甘菊耳世以其黃作羹其華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年自天隨子掇以供栝桉而二物始貴然其味猶在肉食之亞至東坡翁守膠西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循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則其用殆與穀粟比矣凡物益於人適於口不幸而不見賞

於賢士君子即猩唇豹胎味同腊毒而椒蘭桂蕙下比茨棘又况杞菊而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産之賢曹孟德之奸卒不敢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布衣之士操其予奪定為國是以配安危是則物之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為重輕與先生於人物無貴賤大小採攬成就出其口者視天隨東坡之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今復推其嗜好厠於兩賢之門然後知向之所同益信不謬余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子誦杞菊賦

以忘肉味久矣而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葉或者天發其珍以相斯民而神靈之效將不在洗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為之記

書畫船記 黄淮

陸乘車輿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承乏兩制四十餘年旦入禁垣侍帷幄薄暮還署間嘗一使齊魯以故乘輿馬之日多而乘舟之日蓋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頻年入覲泝江入淮以達于會通非舟不可

行居鄉屏處先隴往來湖山間必以舟從事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偪仄縕竹為蓬且易損竊嘗病之今年棐槃二子以余齒髙力衰舟輕劣不足以濟顧更造新舟頗寛廣板上覆以蔽風雨牖兩傍以便觀覽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備燕息後闢行厨可以供茗飲為余慮甚周亦人子之至情也昔米元章名其行舸曰書畫船至今以為美談余與元章無能為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畫俱

假名自況無所不可也嘗讀歐陽文忠畫舫齋記始則追思謫宦遠涉觸蛟鼉冒波濤寢驚而夢愕終則羡夫逃世江湖之上者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千里自顧有所未暇余也既免蛟鼉波濤之危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澄妍徜徉乎近境岸草汀花前迎後擁足以悅吾目漁唱棹歌交響互答足以充吾耳耳目各有所適氣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絃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朋布弈傳觴賡酬笑謔視彼傲然枕席孰優孰劣向非

得請而歸乗輿策馬追逐公卿之後榮則榮矣然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是皆上之所賜也上之恩猶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記所及用以自慶云爾

皆山軒記　胡廣

國家建太僕寺於滁陽以總江淮羣牧之政聖天子蒞祚尤重其事乃遴選賢能授以是職吴侯鑑以將家子魁傑負才氣擢為太僕寺丞治事有法率以古之君子期待不肯為苟且之政比年馬大蕃息公私優裕侯尤

好學於公退之暇即賦詩寫畫自娱嘗於公署之偏築室數楹爲宴休之所引釀泉爲渠紆流于外舉目而望則豐山琅琊諸峯環列遠近發奇吐秀隱見於煙雲杳靄閒而朝暮之閒變化無窮乃取歐陽公之言名之曰皆山軒徵予言爲記滁之山水名大著於天下者葢自歐陽公始也公爲守於滁築亭於山水之閒日與滁人遊而樂之顧望清流之關思宋太祖嘗破李景兵十五萬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求其迹葢百年之

間故老已盡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而當時得以樂其樂者伊疇之力也滁人葢未必知之而公與之言忠厚之至也予惟今之滁非可同於昔日我太祖皇帝龍飛淮甸由滁陽而基帝業呼吸雷動羣策響應英雄蕩滅滁除近年蒙昧之風振起典章文物之盛神聖功德與開天闢地而同其盛豈但平一城擒一二將之足擬哉昔者滁當干戈之際為用武之鄉今為邦畿千里之地而凡得以居其間者顧瞻山川仰思太祖開拓平治之

功而當時故老猶有存者皆能道其盛也況草木雲霞蔚蒽炷爛五色之氣凝為龍文結為鳳彩霓旌翠華儼乎在目而向之徒見山高而水清者漠乎其微矣又烏知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哉昔有覩山河而思禹蹟者禹之功盛大故人莫能忘我太祖功德卓冠萬世天下之所仰頼而人心有所不忘矧侯居官是邦優游無事以樂乎雍熈太平之盛其所以感慕之者宜何如也予知侯之修其德而勤其職思以報夫國家生育之深仁庶

幾侯之心矧侯之父兄皆攀鱗附翼以取功名侯又當思振其家聲異時忠孝之名有所聞焉則是軒與滁陽山水競光華於久遠矣予竊幸與侯同其遭逢之盛是以惓惓焉為侯道之也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九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

餘姚黄宗羲編

記四

居室

楮窩記 梁潜

永樂七年秋予與翰林編修朱公文冕偕被召來北京既至于五雲坊之東得屋以居然廹乎車馬塵坌之中寢處之外無尺寸地空又壚酤之與鄰歌姬舞妓之嘈

雜乎朝夕也文晃病之不得已乃背衢反置其戸别為
道出入以稍絶市喧又惡其勿飾也束葦梗架上庢為
承塵而幂以楮墻辟左右以楮墁之又嚮明為楮牕楮
瑩潔而牕甚疏達于是通一室皎然晨曦所徹隅奥皆
白入乎其中者視其貌亦濯濯然衆駭而異之鄙僕頑
童旁睨而不敢入清賓雅士日至而忘歸焉無可憎之
儔無拂情之務又甚温而密故雖隆冬沍寒醉卧而起
握筆而吟不知折膠裂指之凛能侵乎其肌也雖無髙

山喬木以休而息焉時取古人之賦詠奇聞異見之紀載披而玩之恍乎若即幽而入深出洪濛而遊汗漫也談論天地物理之要歸以窮辨其是非則雖外之囂不得聞乎其内雖四辟之彈筝擊筑歌呼怒叫無所干而能聒也惟如是故文晃居而樂之因名之曰楮窩其友檢討王君希範為書二大字又屬予為記嗟夫文晃與予均所居獨巧飾之如此使其平時瀟灑自得之趣一旦出乎里闬喧迫之表信乎其不遠求而獲甚奇者矣

夫文晃處一榻之小如此其得也事有大于是者使文晃處之具材志思慮之精又烏可及哉故為記之詳焉文晃茍去此而南也失楮窩必於吾記得之也

洪崖山房記　胡儼

西山在章水西洪崖又在西山之西峯巒秀拔林壑深窅嵐光染空髙二千丈屬連三百餘里西山所以專豫章之勝也巖岫四出雲霞卷舒幽泉怪石流峙澗谷丹碧照耀樹林陰森竒偉敻絶洪崖又專西山之勝也余

家寓城中闤闠浩嚷人事往來喧闐塵土無虛日而余

幼從事詩書日與物接不得專力肆志以窺聖賢之閫

奥每臨南浦之清波挹西山之白雲未嘗不慨想洪崖

幽勝欲結廬其間以勤所事然卒牽塵務不得遂其志

也年二十有四領鄉薦自是宦遊南北者十有五年聖

天子即位始得仕於朝侍從兩京又十有四年于玆徒

以竊禄自厚無分寸報稱以及於人方將刮劘洗濯以

求其本根而自視欿然不知老之至也間嘗休暇挾書

冊以讀目力昏勌輒枵然欲睡而又加以多疾善忘益竊自嘆雖使居洪崖之間不與物接專志於學而神疲意耗亦無如之何矣古之君子朝夕從事不厭不倦老死而後已彼豈惡夫閒適而好為是孜孜也哉誠以士生於世不為農工商賈之事所務者學而已學之法豈有止邪他日茍得歸老故鄉買田築室於山間益勵餘齒課子孫耕桑讀書為太平之民日從鄉人父老擊壤於山林以詠歌聖天子德化於無窮不亦美哉然非所

敢必姑記此以俟

望昕亭記 胡儼

大江之西章貢居上游安遠章貢屬邑僻在山溪之間編戶不滿四百賦稅之入僅足當其吏俸與師生之廪餼每郡有役民以遠不召雖部使者至不過移文書期會於郡而已地犬牙閩廣瘴癘時發物產寡而行旅稀故仕於其土者雖有高材異能亦莫展其用焉且其民伉健一或失撫循即引去召不復至故事雖簡而治實

難華亭李處仁之宰斯邑也一切破崖岸而為之暇日坐學宫召父老率其子弟與之講説古先聖賢之道因其俗而化道之於是山溪之民聞風而嚮化田野滋闢戸口益加迺即廨宇東偏作亭以資眺望亭之前直昕山峯巒列秀每旦日出光彩先見官府視事邑人興作率以為候名亭之義葢以此也處仁居山溪之間徒以區區不得展布其材登斯亭也覽觀賦詠寧無髙居遠遊之思乎雖然食禄者不敢怠其事善治者不敢鄙其

民隨遇而施惟適之安窮理樂天者之所為也處仁儒者達理道既能因俗以為政則凡燕休于兹者將無入而不自得焉

獨善山房記

劉永之

古之學者為已而已及其至也則思推其有諸已者以及乎民焉將推其有諸已者以及乎民則非得其位而施之政不可故仕而達者君子之所甚欲也非欲其仕而達也欲其有諸已者及乎民也然學而有諸已者必

自貴而不狗於外故其交也有禮其進也有義必人即之而不即乎人也必世求之而不求乎世也交之以禮矣進之以義矣人即之而世求之矣又必度其時之可為道之可行然後起而從之是數者一或不然則三公之貴千駟之富視之猶敝屣焉曷足以動其心哉其難進寡合如此然而有天下國家者方懸其爵禄以招天下之士有司者敖然持其權衡尺寸秤度而進退之幸而合其程式然後授之以職臨之以賞罰使之促促然

唯上令之是聽其取士用人之法如此然而自公卿以下至於百執事之位未嘗乏人焉於是上之人自以爲具術果足以籠天下之士馭天下之才而爲天下之政矣又何必弊弊然求彼之難進寡合者爲哉葢自三代而下山林巖穴之士懷其道德才藝深藏不售而没齒貧賤者衆矣然其人皆浩然有以自樂未嘗或之悔也而論者以爲孟氏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異端叛逃之民果於遺世者不可同日而語焉友人

柯同德儒者也世居屏山之下自其祖父隱德不耀數世矣其家之所傳以為學者皆内而弗外為巳者也而同德之為人善論議有氣節尤能應變吾嘗與之共處憂患知其學之有守而才之足以有為也惟其自貴而不狥於外也故不為時之所知崎嶇連蹇至於窮且老矣終不肯少變其操而其心浩然有以自樂而無悔於是取孟氏之言名其室曰獨善山房而屬余為文以記之余既惜其才之可用而莫用又喜其能自貴而不狥

於外幾於古之學者而合乎孟氏之所云遂述其所聞
以為之記

肋菴記 岳正

肋生既三黜於禮部始大知懼己之未至乃謀所以增
益之者作為小菴聚經史圖籍於中因以所自號肋者
名之客有稱知己者過而問曰子之所號其諸取之曹
孟德所云雞肋乎哉何謂也生慼然曰蓋亦近取諸身
而已矣客稱為知己曾不諗吾處事以為行殖學以為

文者乎以吾自視雖無過于古人亦無甚媿於今人也奈何柔者謂吾彊和者謂吾戾愿者謂吾狂通者謂吾執庸者謂吾深巧者謂吾拙智者謂吾戇同者謂吾別一言或唱和者盈百是以動輒致挫言斯召慝其為窘且辱也亦甚矣乃不知飲恨發憤屏舊圖新以否易泰免訕求信方且據卷危坐玩圖味書口是心然畧不嗟洛豈神靈鬼怪左執陰迷顛倒揉亂役役于斯不然何好何樂而甘為之不辭歟抑嘗思之吾之窘辱也實朋

之無得吾之好樂也實肍之可惜故既以自喻而又以辱吾之室客乃撫掌大噱曰有是哉

南思堂記　劉球

予家食時族人希敏為言交阯之叛也其婦翁彭友直以古費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冠著職陞新安主簿未數月病歿歿時歸道已梗其子威因費民之懐之也藁葬費之杜社寺後意及冦平發以歸未幾交阯境土悉為冦陷威伏圍城中久之賴朝廷弘天地之德宥冦罪冦

亦懼誅悉遣中國人之留其境者歸威在遣中逼迫就道顧勢不得歸親喪以屬其親所取交阯婦使族所生子丑奴長而告之遂行抵家言于其兄誠誠慟其親體魄寄葬萬里外竟遭兵塵流離斬然限為異域不得復通道路往而收以附先塋哀號攀慕之情弗克勝乃名堂於所居之西十里曰南思兄弟五人朝夕引領南向必窮神於海濵天涯而後已託希敏來請記值予赴京期迫未復之其後誠數至京每至輒三四詣予請不倦

予念其悲深而意篤不可以不記夫交阯壤地遠在禹服之外其得與失固不足為中國重輕然先朝既平其亂而郡縣之矣使為牧守者能訓耕桑寬賦徭漸以禮義之教如錫光之勵於政理彼將率蠻歸華必不樂于叛既而四野多壘使為元帥者能出奇設備仗天威以討逆如馬伏波之良於用兵彼將授首不暇亦不難于平其叛皆不能然以致中國冠帶之士委骨荒徼不得歸葬故土故予于友直不能為之不悲也況其子乎雖

然當時吾邑仕交阯者三人有歐陽興史堅者與友直俱授撫寇為寇所執死炎火中有謝縣丞子方者與戚同道歸戚親見其舟碎海中舉家八人皆溺死不得葬獨友直葬得地且有所託視彼二人猶為愈也誠兄弟之悲於此其亦可少慰乎

車窓記 薛瑄

河東薛德温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窓小子淳

乃取廢鹿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檽類若窓者穴辟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嘆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窓致以此物為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涼心神通融四體迢爽忽不知天之迴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巍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

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窻記

益菴記　羅倫

南海陳公夢祥僉憲江西結菴於公署之偏名之曰益公退居之思内有以益己外有以益人也屬余記之夫益求之而後至求益於利者之市求益於名者之朝求益於道者將何之哉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珠璣犀象求利者皆知其為寶圭組軒冕求名者皆知其為榮盡其知力以求之若郿塢之金西園之銅何益於得乎若夫仁義道德天之與我者求則得之四海之富天下之尊不能敵也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而雷迅遷善猶風改過猶雷則其益於已者大矣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損已之有益

人之無如天地之育萬物則其益於人者大矣益有要乎曰有子見夫水乎水出於山山不得而有所居者高也水非出於海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出没日月浸灌天地水出於山而海得其益以為大所居者下也海之受益於水大者小者清者濁者黄者黑者海無所擇焉君子之受益於人猶海之於水也毁者詈者沮者斥者皆反求諸已而已於人也何尤夫然則天下之益萃於我凡富貴貧賤死生禍福若浮漚之起滅於大海一無

所動其中者況匹夫之毀譽乎吾嘗與公言君子之學在得於已而已吾有所得天下吾譽萬世吾同不足以為加天下吾毀萬世吾異不足以為損公不以為不然公求益於内非求益於外者試以吾言觀之

恤民亭記　楊守陳

翰林院之堂之西南隅有亭焉黄屋峙後翠林擁前蕪庭沍沼嘗藝弃蓮葢前人所建以備遊燕之娱者近歲院政久敝垣宇多隳余既視篆則自廳堂廂廡外及三

朝房下至庖庫廄湢稍稍繕葺惟亭尚完未之及也俄而吴民之輸廩米者麇至余為之慮之益恒歲輸者奴儈胥隸率附勢而邀其賄以米晝暴之衢途為輿馬所踐或雨潦漂之夕斂之門廡復為奴隸所竊無算朝夕憂勞累月不克入廩其苦甚矣而莫之恤也於是余揭榜禁奴儈胥隸嚴甚莫敢犯暴米於亭前之小庭與院後之大庭夕覆以葦席而不斂晨卷席而又暴之栖民於庭後之齋廡閈閎深嚴輿馬奴隸莫敢至又幸無雨

潦不踰月而廩完民苦乃小紓焉嗟乎民之苦不可勝
道也余家本農備諳民苦姑舉其田賦一事略言之春
而耕種時猶凍寒手足皴痛不可忍夏而糞耘野日如
火田水若湯忍熱與濕傴僂爬梳腰折而指損或水蝗
噬之棘與礫刺之流血不止旱則率婦子灌溉踏車胝
足竟夕不寐秋而刈穫必廬於田以防盜盜或刃之死
負擔登場流汗浹體疲極而不能休其服田之苦若是
攪青刈禾未及一飽而催租之吏巳至叫囂隳突摧窓

敗扉為之獻酒餔奉錢帛獲少寬假後至者益悍遂詈箠執縛以見官官又箠之流血或見骨必罄貲破産以輸之歲凶則雖鬻子女猶不能給其納税之苦若是若夫輸税於京者則買舟越江淮踰河泗以抵潞遠數千里帆風雨纜月星晨夕不得寧閘阻灘膠進寸退尺勢豪者又鞭撻驅逐而先之或被盗刦其貲或罹風惡水險而臭厥載計雖破家莫能償徒號啼于川澨甚或遂葬之魚腹其水漕之苦若是及川路既窮又僦車自郊

而奔城丑興亥息馳數百里枕土飯沙冒塵坌風雨面黧骨柴雖故舊莫能識或為盜所刦或驢仆車翻委米於泥塗不可拾其陸輓之苦若是幸而入城宜可慶矣而輸廩之苦又有如前之所云者甚哉其可憐也痛哉其足恤也吾力不能恤其諸苦隨所值而稍恤之亦庶幾古人所謂寬之一分而已嗚呼天樹君而建官惟以為民也今官荷君恩幸不與民偕苦而坐享飽暖之樂其所飽粒米莫非民之膏脂也胡不少憐其民而稍恤

之且縱奴僕胥隷椎剥之何其忍耶民易虐天難欺吾未知其終免否也嗚呼民乎民乎可無恤乎官乎官乎可自娱乎余欲以前所慮而行者為常法也故名亭曰恤民而為記以自省且以告後之人

半村記　李東陽

半村湯原靜居于蘇之楓橋橋東距州城數里許廛闠相比至是而極極則為平田方湖曼衍映帶彌望無際而其居適當其交因自號曰半村半村昔嘗游尚書晞

顔楊公之門工琴解詩旁及醫術用是往來江湖淮泗間而極于京師雅好文事凡名大夫士鮮不識者予曩見于奚進士元啓家其於元啓葢中表之鄗也元啓卒其孤不能舉半村為治後事殫財與力予謂其好義者心愛重之既又因刑部主事顧天錫來詰予請記其所謂半村者去年予南經蘇夜泊橋下憶張繼題詩處徘徊久之時半村又客于外求其居不可得也既還京師宿負未釋半村以詩來者再足及門者多至不可數予

甚愧之癸己之夏持卷告别予不得置也笑而問曰夫仕與隱殊塗而異尚二者不惟不能合或據其地以相呰謷故擊磬之音昔人所惑招隱之詩後世反之其勢然也又有在吏為隱居山中以宰相稱者是將安所取衷哉子之居村郭之交也出則為士為官處則為農為圃有所慕斯進之矣有所歛斯晦之矣今子以半村自名而不著其志將為河内之老自處于可否之間乎將為漆園之吏置其身于才不才之間乎不然則將用則

行舍則藏所謂學顔氏之所學如吾徒者乎半村憮然

作曰噫澂將去矣書予言以遺之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